

尋訪抗戰印迹
傳承復興力量

1945-2025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80周年新聞行動

柳朝琦:以筆為槍的生命絕唱

——尋訪冀魯豫邊區犧牲的第一位戰地記者

《濮陽日報》記者 白國華 袁冰洁 樊欣欣 通訊員 周進鵬

在位於山東荷澤的冀魯豫邊區革命紀念館，一個泛黃的帆布揹包靜靜地陳列在展櫃里。斑駁的墨迹與星星點點的血迹交織在一起，彷彿訴說着82年前那段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講述着一位年輕新聞工作者以筆為槍、以血為墨的生命壯歌。揺包的主人，是抗戰時期冀魯豫邊區犧牲的第一位戰地記者——柳朝琦。

1943年12月4日，柳朝琦在執行採訪任務時于河南浚縣臨河村壯烈犧牲，年僅22歲。他用生命踐行了“抗日不惜七尺軀，救國只仗一寸丹”的錚錚誓言。

2025年7月14日下午，我們怀着崇敬的心情，來到柳朝琦的家乡，走進位於濮陽市清豐縣大屯鄉的衛河縣抗戰烈士陵園，凭吊柳朝琦烈士，循着新聞前輩的青春步履，尋訪英雄記者的抗戰故事。

少年明志

柳朝琦，筆名江一帆，1921年12月出生於清豐縣大屯集的一個農民家庭。其父是當地少有的讀書人，自幼聰慧的柳朝琦在父親的悉心教導下，4歲便開始讀書識字，踏上了求知之路。通過父親的教導，柳朝琦接觸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家乡的忠勇孝道文化，古代一些仁人志士、民族英雄的故事，深深地熏陶着他，在他幼小的心靈種下了忠勇報國、赤胆為民的種子。

1936年6月，15歲的柳朝琦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豐縣簡易師範附屬小學高級班，在全縣觀摩會考中，他榮獲了一等獎。

隨着日本全面侵華和戰線推進，清豐縣慘遭鐵蹄蹂躪。1937年12月15日，日軍首次攻占清豐，燒殺搶掠，致千餘眾遇害，學校被迫停課。日軍的暴行，激起柳朝琦的仇恨。同年，他召集30余名小伙伴，成立“大屯抗日救國兒童團”，並被推選為團長。在父親和哥哥的支持下，每名團員都配發紅繩槍，他們站崗放哨，走街串巷張貼抗日標語。“高個兒、白淨，按現在的說法是個帥小伙兒。”柳朝琦的好友張新遠這樣評價他。

1938年夏天，中共清豐縣委舉辦抗日軍政干部訓練班，柳朝琦背著家人報名參加。在這裡，他系統學習了中國共產黨抗曰救國的方針、政策，並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9年春，他考入中共直南特委在清豐縣單拐村開辦的文教訓練班，同期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他前往濮陽紫桂園中學進一步深造學習。期間，柳朝琦創作的墮子唱段《活埋郭玉山》被編入校刊，在當地廣為流傳。

參加革命工作後，儘管局勢日益惡化、危險增加，但柳朝琦的革命意志愈發堅定。他在給父親的家信中寫道：“國難當頭，我決心把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獻給祖國的神聖事業！”

新聞戰場

1940年春，柳朝琦被中共清豐縣委派到衛東抗日游擊大隊政治部擔任宣傳干事，從此與新聞工作結下不解之緣。

1940年“五一”大扫蕩後，鬥爭環境急劇惡化。此時，冀魯豫一地委的機關報《反掃蕩報》急需人才，柳朝琦被調往報社擔任刻印員。刻寫蜡版、油印報紙，成為他在新聞戰線上的第一場戰鬥。起初，他刻字水平並不出色，但他取極心強，為了圓滿完成任務，度夜忘食地苦練刻字技術。很快，他刻印的小報字體剛勁秀美，版式清新活潑，受到了大家的贊賞。

1941年，為適應抗戰形勢的需要，冀魯豫邊區黨委在清豐縣西北部、南樂縣西部、內黃縣東北部設立衛河縣，柳朝琦的家乡划歸衛河縣。由於工作表現突出，柳朝琦被派到衛河日報社擔任刻印員，負責制版、油印工作。

報社是流動的战斗堡垒，常隨党政机关轉移。一天夜里，柳朝琦正忙着刻印報紙，忽然傳來几聲槍響，報社同志趕快轉移到野地里。因沒有燈光無法刻印，他急中生智用幾層布單和衣服把印刷工具和自己蒙得嚴嚴實實，在黑暗中打開手電筒繼續刻版。在如此艱險的工作環境中，他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經

過一年多的努力，《衛河日報》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柳朝琦逐漸成為堅強的新聞戰士。

1941年8月，《衛河日報》與《魯西日報》合併為冀魯豫邊區機關報《冀魯豫日報》。《冀魯豫日報》為日刊或3日刊，每期4開2版，報道任務非常繁重。冀魯豫邊區黨委要求轄區黨委選派年輕、有文化的優秀黨員加入記者隊伍。因文筆出色，柳朝琦被衛河縣委推薦。成為戰地記者的第一天，他在日記中寫下這樣的詩句：“抗日不惜七尺軀，救國只仗一寸丹。洒盡滿腔英雄血，光復中华好河山。”

為提升業務能力，他在槍林彈雨中堅持學習理論著作和采編實務，這些書籍被他翻得發了皱、卷了邊，一些書刊常伴案頭。“學然後知不足”“勤以補拙”是他的座右銘，“太忙就擠，不懂就钻”是他的行動指南。

為第一時間采寫戰地新聞，柳朝琦經常冒着生命危險趕赴前線。新華社貴州分社原社長吳振全，當年與柳朝琦同為《冀魯豫日報》記者。他回憶說：“柳朝琦跟我年齡差不多，那時候我們都沒結婚。他仪表斯文，很聰明，很能干，膽子也大。”有一次在執行採訪任務時，一個迫擊炮彈在柳朝琦身邊爆炸，一枚炮彈皮穿透了他的棉褲，險些讓他受傷。任務完成后，柳朝琦非但沒有害怕，反而提醒吳振全要注意安全，并做了一個約定：寧可粉身碎骨，也不能讓別人事說是胆小鬼。

僅1942年間，柳朝琦就在《冀魯豫日報》發表《八路軍二縱隊主力連連出擊》《力拔店集東永建日偽6處據點》《民兵劉六民智取東村炮樓》《楊得志蘇振華寫信嘉獎》等通訊，消息幾十篇，極大地鼓舞了抗曰軍民士氣。

熱血忠魂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採訪真實準確的材料，就必須到前線去，到敵人心窩裏去，這是我們記者的職責。”這是柳朝琦常挂在嘴邊的話。1943年秋天，他被派往沙區高陵、內黃一帶采寫新聞報道。“我此去決心以最大努力將工作做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當時的沙區，是冀魯豫邊區黨委帶領軍民開展抗日鬥爭的重要戰略依託之地，也是敵我雙方爭奪的焦點地區之一。1943年12月4日，寒風呼嘯，黃沙漫天。冀魯豫日報社接到上級通知：八路軍某部正集中兵力，圍歼盤踞在滑縣白茂一帶的漢奸孙步月部，速派記者到戰地採訪報道。

柳朝琦和吳振全兩人同時接到任務，他們各騎一輛破舊自行車分頭行動。討伐漢奸孙步月的戰役在白茂附近打得十分激烈，我軍在攻克孙步月部10余個據點後，来不及清扫戰場，就立刻轉向其他據點進攻。

柳朝琦為了跟上先頭部隊，獨自穿行於尚未清扫的戰場。當經過浚縣臨河村一座破廟時，他隨身攜帶的采访揺包被破廟裏潛伏的殘余日軍發現。一顆子彈擊中他的胸部，他應聲倒地。意識到自己難以生還，柳朝琦強忍劇痛摸索出貼身攜帶的介紹信和文件。他知道這些一旦落入敵人手中，不僅會

暴露我軍目標，還可能威脅報社安危。他拼盡最後的力气將紙撕碎，一片片塞進嘴裡往肚裡吞咽。敵人見他仍在動彈，補槍射击，柳朝琦壯烈犧牲。他為我黨新聞事業流盡了最后一滴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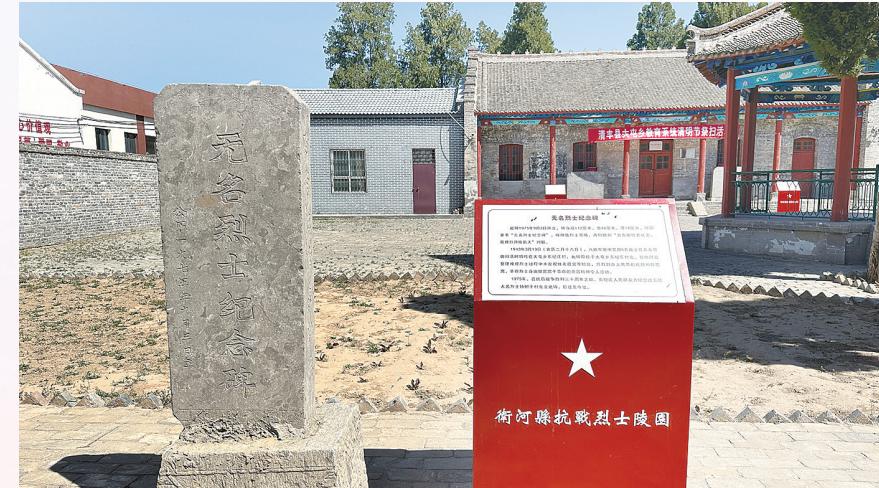
當部隊再次返回清扫殘敵時，才發現了犧牲的柳朝琦。他嘴里還有未咽下的紙屑，揺包裏還有那支他生前使



位于清丰县大屯乡的卫河县抗战烈士陵园 僧少琴 王恒 摄



卫河县抗战烈士陵园内的碧血亭 僧少琴 王恒 摄



卫河烈士碑 僧少琴 王恒 摄

用过的刻笔。

精神傳承

柳朝琦的遺體被護送回老家安葬。當父親看到兒子冰冷的身體時，才真正明白一直孝順的小兒子在外從事的事業。他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悲痛，哽咽着念叨：“他答應過我的，說12月18日回家過生日晚時，就去相亲……”這個約定，成了柳朝琦永遠無法兌現的承諾。

《冀魯豫日報》發表專題文章悼念柳朝琦，字里行間滿是痛惜：“朝琦同志是我們記者隊伍中最年輕的一個，也是最活潑、進步最快的一個……你的犧牲是光榮的，是黨報記者的光榮，更是我們華北新聞工作者的光榮……”

1946年2月，衛河縣為柳朝琦立碑，讓英雄的事迹在故土永遠流傳。1952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柳朝琦頒發了由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的革命烈士證書，這份沉甸甸的榮譽，是對柳朝琦短暫而光輝一生的最高禮贊。

走進衛河縣抗戰烈士陵園，刻有“《冀魯豫日報》記者烈士柳朝琦紀念碑”的墓碑在蒼松翠柏間格外醒目。紀念碑碑陰文雖歷經風雨有些模糊，但柳朝琦烈士短暫却壯烈的生平仍清晰可辨。碑文兩側的對聯字鏗鏘：“慷慨捐軀，模範記者英名煥史冊；光榮殉國，優秀黨員浩氣壯

山河”，這是他革命精神的詮釋和褒獎。陵園內，兩間房屋展陳柳朝琦生平事迹。看着一張張已經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彷彿能感受到柳朝琦當年的勇敢堅毅；讀着一個個柳朝琦的採訪故事，依稀聽到柳朝琦辦報時鐵筆刻寫蜡紙的沙沙聲響。作為記者，感佩之情油然而生，傳承之責陡然而起。

柳朝琦，已成為新聞界的學習楷模。每年清明節，全縣中小學生代表怀着崇敬之心來到這裡，誦讀他“抗日不惜七尺軀”的豪言壯語。衛河縣抗戰烈士陵園後面，就是嶄新的大屯小學。陵園負責人告訴記者，平日里，琅琅讀書聲總在陵園上空回盪，讓人感受到柳朝琦及烈士們的鮮血沒有白流，更讓人看到一個民族的無限希望。

柳朝琦，已成為新聞界的學習楷模。濮陽和安陽、鶴壁等周邊地區的新聞工作者，將這裡作為職業教育基地，經常來緬懷新聞前輩，接受紅色洗禮，感悟一位戰地記者的使命與擔當。今年4月，濮陽日报社還組織編輯記者，前往凭吊。大家紛紛表示，為家乡濮陽有這樣的記者而自豪，更會把柳朝琦作為榜樣，做黨和人民需要的好記者。

柳朝琦雖已長眠，但他以筆為槍、以身殉國的精神從未遠去，如同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始終激勵着一代又一代人，為國家富強與民族復興勇往直前、不懈奮斗。

新聞記者的好榜樣

袁冰洁

拜謁過很多著名的紅色景區，為無數革命先烈的事迹所深深動。但柳朝琦烈士的事迹，還是給了我不一樣的感動。

原因很簡單——他是犧牲在採訪一線的戰地記者，他是我的新聞前輩，他的戰斗青春就綻放在我腳下這片紅色沃土上。

柳朝琦生活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面對外敵入侵、山河破碎、生靈涂炭，年輕的他毅然選擇與黨和人民站在一起，以筆為槍，同侵略者展开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一筆可抵百萬兵。在抗戰戰場，他用手中的筆，揭露侵略者的罪行，讴歌黨和人民的抗戰，激勵更多中國人為驅趕侵擾者而奮斗。

七尺男兒，誰都是血肉之軀。柳朝琦也一樣，他有着非凡的勇、超凡的智，更擔負着民族的義、新聞的責。面對殘暴的侵略者，他臨危不惧，為黨和人民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沒有鮮血會白流，正如《冀魯豫日報》的悼詞：“你的犧牲是光榮的，是黨報記者的光榮，更是我們華北新聞工作者的光榮……”

“慷慨捐軀，模範記者英名煥史冊；光榮殉國，優秀共产党员浩氣壯山河。”當我讀到柳朝琦烈士紀念碑上的挽聯，内心潮潮的，眼眶濕濕的，好像找到了榜樣，見到了知音，產生了職業共鳴。

“如果你沒法阻止戰爭，那你就把戰爭的真相告訴世界。”這是一句屬於全世界戰地記者的格言。柳朝琦就是用生命記錄戰地歷史的記者。其短暫而光榮的一生，如夏花一樣灿烂，為一代又一代新聞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戰爭依然存在，世界仍不太平，我輩唯有以柳朝琦為榜樣，繼承优良傳統，堅定新聞理想，鍛煉工作作風，成為黨和人民信賴的新聞工作者，創作出更多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優秀作品，才對得起柳朝琦等革命先輩用鮮血換來的和平，才無愧于記者這個光榮的職業。

衛河縣抗戰烈士陵園

衛河縣抗戰烈士陵園，位於清豐縣大屯鄉大屯集村。

從1941年起，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進入嚴重困難時期。2月，為組織軍民團結抗戰、扭轉困難被動局面，巩固發展抗日根據地，冀魯豫邊區黨委在清豐縣西北部、南樂縣西部、內黃縣東北部設立衛河縣。全縣劃分為6個區，縣政府機關設在大屯集。衛河縣首任縣委书记為馬天勝，首任縣長為劉志良。1949年9月，衛河縣撤銷建制，其屬地分別劃歸清豐、南樂、內黃三縣。

衛河縣屬於沙區縣，中共直南特委曾長時間駐衛河縣梁村，群眾基礎好。沙區是我黨對日、偽、顽斗争的戰略依託，也是敵人“強化治安”、頻繁掃蕩的重點區域。境內修建碉堡據點40余處，封鎖沟環繞縣一周，巡邏公路縱橫如網。國民黨反動派制造摩擦，使衛河縣鬥爭形勢複雜殘酷。在极其困難的條件下，衛河縣委帶領全縣軍民同敵人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馬天勝、縣長劉法堯、《冀魯豫日報》記者柳朝琦、縣基干大隊副張鳳仁等650人為保卫這片土地獻出了宝贵的性命。

1945年始，衛河縣抗日民主政府在大屯集修建衛河縣抗戰烈士陵園，1946年4月竣工。衛河縣抗戰烈士陵園占地4.7畝，陵園院門內華表左右峙立，上鐫挽聯。東西兩側各豎碑一通，東側為修建烈士陵園記事碑，西側為柳朝琦烈士紀念碑。陵園中央建碧血亭，亭北建烈士祠，為園內主體建築；廊下左右各立烈士題名碑一通，鐫有650名抗日英烈的籍貫、姓名和生前職務。祠后為烈士墓地，墓地中央建烈士公墓一座，兩側為58名烈士墓冢。公墓前堅方形凹角石碑一通，正面鐫刻“衛河縣抗戰殉國烈士公墓”，兩側為“國家孔急，視死如歸誠烈士”“民族危亡，舍生不顧大英雄”挽聯。

陵園松柏吐翠，庄严肃穆，是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濮陽市中共黨史教育基地。

（《濮陽日報》記者袁冰洁，通訊員李歡、劉佳惠根據濮陽史志資料整理）

□監制:張哲 王高峰

□統籌:趙新顏 祖紹光

□策劃:白有鎮 姬光環

韓浩 劉伟佳

□執行:石敏 王佳宝

□美編:鄭常林

